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11月7日  
星期一

□ 美编：陈明丽  
□ 编辑：向平

## 立冬起白菜

〔顺其自然〕

□ 段春娟

“细雨生寒未有霜，庭前木叶半青黄。”

立冬节气到了。

跟着节气跑了三季，越发感觉，节气是指向未来的，是一场关于天气和农事的预告。就说立冬吧，已是冬季的开始，可哪里有冬的实质？天气并不寒冷，满树缀锦叠彩，正是深秋最美的光景。

真有幸，生活在这样一个四季分明的地方。春花秋叶，夏雨冬雪，岁月流转，四时交替，心也随着起伏跳动。“万物静观皆自得，四时佳兴与人同。道通天地有形外，思入风云变态中。”宋儒的心态，达观而又自适。我更愿意相信，这是一种修为，一种不同流俗的处世境界。

“碧云天，黄叶地，秋色连波，波上寒烟翠。”这色彩，这苍茫的意境，为北国晚秋所独有，不光养眼，也温润心灵。树上树下，满眼都是五彩的叶子，满耳都是风吹枝叶的萧萧声，心思怎能不为所动？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……”这是滋长审美细胞的时节吧？

此时最美的树要算银杏。一树金黄，一地金黄，若再逢上晴天丽日，光线从不同角度穿过，比油画都好看。随便哪个角度一拍，就自成美图。仔细看，每棵树的颜色都不一样，各种黄——浅黄、金黄、半青半黄、黄得透明。风一吹，枝动叶摇，沙沙作响，较其他时候别具一种风情。银杏叶子黄了，秋天就要结束了。

在一片秋光中，我看见楼底下有几丛月季花在悄然绽放，它们是要抓住秋天的尾巴，再绚丽一把？虽名“月季”“月月红”，也只开到晚秋而已。这秋末的月季花娇柔明媚，安安静静地开放，在周围枯索景象的衬托下，越发楚楚动人。

立冬是冬季的第一个节气，在每年11月7日或8日。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冬，四时尽也。”过完这个季节，一年就到头了。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长大了，成家了，为人父母了，人到中年了……被时间的洪流裹挟着，千帆历尽、泥沙俱下，多少情怀、多少滋味，欲说还休。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，谁说不是呢？

古人将立冬分为三候：水始冰，地始冻，雉入大水为蜃。在北方的黄河流域，节气的特点与时令步调一致：此时水面已能凝成冰，大地开始冻结，野鸡“变成”水中的大蛤。“雉”指野鸡一类的大鸟，“蜃”为大蛤蜊。立冬后，野鸡一类的大鸟便见不到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海边那些大蛤蜊，因外壳的线条、颜色与野鸡的羽毛极其相似，古人便认为“雉”到立冬后就变成大蛤蜊了。古人认为这

两种物象会相互转化，这也是一份美丽的误读，从中可读出节气所独有的那份远古的文化气息。

立冬以后，气温逐渐走低。几场降温，草木完全枯黄，叶子落尽，高高低低的树木大多只剩光秃秃的枝丫。原野空旷，大地尽显原始的粗犷简净，渐渐就要进入天寒地冻时刻了。万物收敛、化繁为简，正是冬天的本色。对于古人来说，漫长的冬季也是猫在家中、持静修行的时节。

冬天的关键字是“藏”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：“冬，终也，万物收藏也。”“藏”是休养生息，体现了自然的节律。有张有弛、有生有息，乃天地之道。叶落归根，化作春泥滋养大地，以待来年勃勃生发，这是植物界的“藏”。动物界的“藏”便是冬眠了，它们蛰伏洞中，不吃不喝，直到来年阳气萌动将其唤醒。人类的“猫冬”也是“藏”——春耕、夏耘、秋收，忙活了三季，也该歇歇了，享受一年来的劳动果实，休养生息，以待来年。当然，人类的“藏”更具理性，衣食住行都得讲究：庄稼收割了，收仓入库，以备来年之需；饮食方面要“补冬”，以增强体质，抵御寒冷；供暖了，居室生春，以安顿身心；澡雪精神、修炼自我，也都体现了“藏”之奥义。

“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。”普通人家在入冬之前，就把冬衣备下了。记得年少时，每个冬天来临之前，母亲都要翻洗、重做一家人的棉衣。有一年冬天，母亲突发奇想，在给我新做的棉袄里边贴着棉花层附了层软软的塑料薄膜。母亲说这样不透风，更保暖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暖是暖了，透气性却不好。早晨我跑步归来，一身汗总是长时间消不了。这是我不能忘却的中学记忆。

史载，立冬之日，天子率百官出北郊迎冬，并有赐群臣冬衣、矜恤孤寡之制。心系百姓冷暖，自古便是考量德政的尺度之一。直到今天，供暖依然是民生大事，每到此时，媒体都少不了对供暖的关注。相比那些拾柴火生炉子的日子，如今的冬天好过多了。如果没有久久不散、挥之不去的雾霾，冬天应该是很幸福的。

“文求雅洁，少雕饰，如行云流水。春初新韭，秋末晚菘，滋味近似。”这是汪曾祺应出版社之约给自己的散文集子《蒲桥集》写的“软广告”，可见他老人家对自己的文字多么自信。“秋末晚菘”即立冬时的大白菜。“霜降拔萝卜，立冬起白菜”。立冬过后，经霜打过的白菜收获了，带着初冬的清爽之气，进入寻常人家，变成餐桌上一道道寻常而实在的美味佳肴，滋养身心，温暖一整个冬天。

【尘世烟火】

## 人间至味

□ 高山

“软面饺子硬面汤，多放油的油饼最是香”，姥姥总是用行动证明着她这句话的正确性，无数事实也证明了，姥姥做的油饼的确无人能及。

姥姥的油饼有葱油饼和香油饼之分。

做葱油饼之前，姥姥总是把葱花切得细碎均匀，和好面后，再用长长的擀面杖把手里的面团擀薄。这需要一定的技巧，用力太猛、不均都不行，但身材高挑的姥姥虽年近七十却仍然腰背挺直，站在宽大的面案前，如轻盈有韵、行云流水般，几分钟时间便把厚厚的面团擀至极薄，均匀地涂上一层油，撒上一层细细的盐，一层厚厚的葱花，再紧紧卷成面卷，然后把面卷一层层叠在一起，用手压实后，用擀面杖均匀地擀实。至此，就可以上锅啦！大铁锅烧热，放入面饼后，用细火正反面慢慢地烘，等到香气四溢时就可以出锅了。热气腾腾地端上桌，配上一盘青椒炒豆腐，喝一口暖稀饭，便会让一家人心满意足。

姥姥的葱油饼怎么吃都不厌，香油饼更是她的独门绝技。

姥姥的香油饼是将两层薄饼合在一起，中间放入不同的馅，在铁锅上用慢火烘制而成，如同今天的老城火烧，却又不同。姥姥说，这样的香油饼功夫看两处：一是和面，二是做馅。

姥姥和面时，会放入适当的花生油，这样烙出的饼香酥可口。姥姥的荤馅香油饼是在五花肉里放些大葱，或者韭菜、香菜；素馅则随时令而动：土豆丝、菠菜、芹菜、大白菜、萝卜……山村能见到的菜，每一种都经姥姥烹饪出各自不同的滋味，而秘密就在调制馅料的自制油里。这种油是姥姥特制的：花生油入热锅，放进适量的花椒、葱，开锅之后盛放起来，便成了姥姥做所有素馅香油饼的“秘密武器”。

姥姥做的每种馅的香油饼，都令人难忘。每次香油饼出锅，大人孩子都会你争我抢，一块不留。邻家的婶子、大娘跟姥姥反复学习，却总也做不出姥姥的味道。

前些日子去潍坊参观学习，为了赶时间，午餐我们就近选择了一家火烧店。店面虽不大，但肉、素火烧品种齐全。我们五个人只花了三十元钱，却人人吃得开心叫好。其中的素馅火烧，让我一下想起了姥姥的香油饼。忍不住跟店老板聊起烧饼的做法，发现竟然与姥姥有许多相似之处，更从心里生出无限亲近之感。把老板的联系方式存入手

机，以备下次路过或来潍坊时再重温旧时味道。

除了葱油饼和香油饼，姥姥做的炸茄合，也浸润着我童年的味道。

在我的家乡，从春天到深秋，饭桌上总能见到茄子的身影。茄子的吃法也有很多种，既可炒、烧、蒸、煮，也可油炸、凉拌、做汤，荤素皆宜，各有千秋。

每年夏、秋假期，我必定到姥姥家小住十天半月，姥姥做的最多的就是茄子。鲜嫩的茄子用手连皮掰开，把少许的五花肉在热锅里炒出足够的油后，放入葱或蒜爆锅，再把茄子放进去同炒，出锅前放一两个青椒提味。配上一盘刚烙好的煎饼，十分下饭。也有更家常的做法：茄子炖豆角。猪大油炸锅，炒至半熟后，把掰好的茄子、豆角放入锅中，加足够的水，炖烂出锅。一人一碗，又当饭又当菜，简单而实惠。

但我最期待的还是炸茄合。炸茄合的工艺要复杂许多：七分瘦三分肥的猪肉剁碎后，加入葱末和姜末，有时也放一点鲜韭菜，加入适量的盐和花椒水调好馅。大个的茄子洗净后不去皮，切成两片相连的茄片，把馅夹在茄片中间。面粉调成浓稠适当的面糊。此时，锅里的油已烧至七成热了，把夹满肉馅的茄片在面糊里蘸一下——喜欢吃酥皮的就裹得厚一点；不喜欢的就多控一会儿。酥皮薄厚并不是面糊的稀稠决定的，而是在裹面的时候自己掌握。茄合入锅，小火慢炸至表皮金黄，就可以出锅啦！香酥的外皮裹着脆中带糯的茄片，茄子里夹着香香的肉馅。一口咬下去，香脆可口，美味无比。姥姥见我清瘦，隔不了几天就会炸一锅。每当炸茄合的时候，满院子都是香味。坐在姥姥家院子的大槐树下，就着清风蝉鸣，配着姥姥做的绿豆稀饭，我总是吃到站不起身为止。

在那个不富裕的年代，手巧的姥姥总能把简单的食材变成各种惊喜：风味茄丝、蒸茄子、肉末蒸茄子、鱼香茄子等等，每一样都让我百吃不厌。长大后，读到《红楼梦》中刘姥姥的“茄鲞”，才知道了茄子竟有如此富贵的变身，也见过把茄子丁放在披萨里的时尚吃法，以及眼下的许多网红文艺吃法，但在我，都不及姥姥炸出的茄合味美、色香。

姥姥去世已近10年，世间再无姥姥的味道。今年清明节回家时，去二舅舅家吃饭。当天二舅舅亲自下厨，专门准备了“炸茄合”。年过六十的大舅舅一句“一口咬下去，吃出了咱妈的味道”，让全家人顿时沉默了。

【落英缤纷】

□ 吕乐孺

秋天可以是任何事物。

秋天可以是屋顶上一群蜷缩在一起、抱团取暖的猫，一家五六口仿佛快要融为一体般紧紧依偎。宝宝趴在爸妈身上，睡得甜甜正香，也许那粉扑扑的鼻尖上还挂着一溜儿小鼻涕，但是没关系，它们柔软舒适的皮毛和融洽的温情已经把寒风焐暖了。

秋天可以是踏在滑板车上飞驰而过的棉袄肩。一队队追着比赛，各色的滑板车和坎肩滑过视野，如一阵五颜六色的风，又像顽皮的虹彩妹妹，一溜烟跑过去不见影了，只留下笑闹声，回荡在空旷闲适的蓝天下。也许车把上紧紧握着的小手已经被冻得通红，不过没关系，欢笑和欢脱的风已经把冰冷的空气焐暖了。

秋天可以是树上树下火一样的秋叶，树上的点着了大地，树上的映红了天空。它们散落在每个有行人走过的角落，无论是盈满秋雨、比湖面还清澈的水洼，还是沉默寡言的柏油路，草丛里，它们无处不在。它们用澎湃的心潮去拥抱一切，立志染红全世界。也许一簇簇冰霜已争先恐后地挑战红色的世界，但是没关系，它们的热情已经重新涌出了大地的活力，让这些貌似即将枯竭的生命，在这天地间，重新绽放出最蓬勃的色彩！

所以，秋天未必是寒冷，它可以是任何事物……

万物与秋